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册在手，尽览百年历史风云

毛泽东家事^上风云

山村伢子成长为世纪伟人的奋斗史
平凡家庭锤炼出大国领袖的教科书

王广民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毛泽东家事

① 风云

王广民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家事风云：全3册 / 王广民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507-0453-4

I. ①毛… II. ①王…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5644号

毛泽东家事风云

MAOZEDONG JIASHI FENGYUN

出品人 尹昌龙
责任编辑 毛世屏
于冬风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海天龙
封面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电话: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总 印 张 69
总 字 数 1300千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
定 价 135.00元(全三册)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毛泽东家事风云》上中下三卷，共计60章。

一、内容概要

上卷（1887—1927）：老爷爷分家、毛泽东出世、父亲当兵。私塾课读、拒婚求学、父子矛盾爆发。亲戚朋友说情，毛泽东读书走出韶山。毛泽民辍学、劳动、结婚，毛泽覃订婚、上学，毛泽东求学长沙，积极探索自己和中国的出路。慈母病故，兄弟俩韶山奔丧。父亲去世后举家迁往省城。毛泽民去安源，毛泽覃去水口山，毛泽东去上海，毛泽建去衡阳，王淑兰回韶山，兄弟姑嫂天各一方。投身革命、身跨两党，沪粤惊变，兄弟妯娌在武汉团聚。毛泽东组织起义，与杨开慧板仓壮别。

中卷（1927—1953）：秋收失败，创业井冈。毛泽建、杨开慧先后遇害，毛泽东受到极“左”路线的排挤。反“围剿”失败，舍弃幼子长征转移。贺子珍长征路上生子。留守江西的毛泽覃牺牲。岸龙在上海失踪，岸青被打伤致残，岸英、岸青寄人篱下。李敏、李讷在陕北出生，毛远新在新疆出生。毛泽民血洒天山，贺子珍母女在苏联遭遇战争。共产党告别陕北，新中国在天安门宣告成立，岸英在中南海结婚，毛泽东送子去朝鲜战场。

下卷（1953—1993）：毛远新被送到北京，王淑兰回韶山照看旧居，江青去苏联治病。江青伸手要官，被任命为文化处副处长。匈牙利事件波及中国。毛泽东担心资本主义复辟，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兄弟党聚会莫斯科，迫不得已喊出高指标，比学赶超发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李讷减少吃粮标准患病。李敏婚后搬出中南海，李讷五七干校恋爱。错选接班人使毛泽东健康每况愈下，病危时召见子女。江青、毛远新被捕，李讷再婚，毛远志去世。毛家后人齐聚韶山，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

二、内容特点

第一个以毛家五代31位家庭成员为主要人物，以26位近亲和若干与毛泽东交往最为密切的同学、同事、战友、部下为关联人物，逐年展示毛泽东的人格、思想形成轨迹和成长、求学、求职、就业、婚娶、探索革命、定位人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直至最后人生阶段的生命全程。



(1887—1993)

毛泽东家事风云

前言
2

第一个以毛家五代人的婚、丧、嫁、娶，聚、散、离、合为主要情节，以百余年来国内、党内的重大事件为背景素材，以家里家外为主要空间，逐年构筑毛泽东家庭的裂变经过和中国革命艰难前进的历史轨迹。

第一个深入毛泽东的家庭内部和情感深处，客观、理性直面毛泽东三兄弟先后与10位夫人的婚姻事实，展示了每一次聚散离合的前因后果和社会背景，全现毛泽东一家前仆后继、献身革命的悲壮史实。

第一个以家事、心事为主线，以国事、天下事为副线，逐年展现毛泽东在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政治背景、不同家庭背景等多种生活环境、多个社会角色下为子、为徒、为兄、为夫、为父、为家长、为同事战友、为革命领袖的真实生存状态。

第一个突破已有定论，淡化政治色彩，集历史真实、生活真实、艺术真实于一体，把历史事实、历史思维与当代精神、当代审美情趣结合起来，全面展现领袖家族成员的高尚情怀，把不便披露的难点变成动人心魄的亮点，构筑一座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

三、出版意义

近年来，反映毛泽东人生片断尤其是反映其作为革命领袖的文学作品出版了很多，但真正全景式重现毛泽东人生轨迹与生命全程的纪实文学尚未见，这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巨大空白，也是《毛泽东家事风云》的独特之处。《毛泽东家事风云》以毛泽东家族、家事为主线，以国事、天下事为历史背景，在解读毛泽东家史、心史、亲情、真情的同时，真实地反映了1887年至1993年间社会发展的百年风云，是一部感天动地的革命史诗，惊世骇俗的世纪绝唱。

现代的中国人，都是毛泽东奋斗成果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70岁以上的人崇拜毛泽东，60岁以上的人信服毛泽东，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尚能正确评价毛泽东，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不太了解甚至于很难客观地看待毛泽东了。经过过滤、净化的某些人生片断与生活侧面不足以反映毛泽东的精神风貌，而“高大全”、神秘化往往又失之偏颇，有损真实。

毛泽东牺牲个人的小家，缔造了一个新中国的“大家”。“大家”基本上是成功的，甚至曾经是辉煌的，“家长”基本上是胜任的。而小家似乎是失败的，家长也许是不太称职的。毛泽东兄弟三人的十段婚姻，完全可以一一展现在阳光之下。那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哪一个不是撕心裂肺、摧肝裂胆？哪一个不是催人泪下、激人向上呢？刨根问底，正本清源，还原出一个家族中的毛泽东，生活中的毛泽东，有血有肉、有着常人的亲情、真情的毛泽东就尤为重要。让现代的人了解毛泽东当年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要那样干，是构筑中华民族道德圣殿的需要，

也是历史文化学者、专业研究工作者、出版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从而让一个既平凡鲜活又超凡伟岸的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成为中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家园”的精神动力。

本书文字朴实，脉络清晰，内容翔实，对历史背景的交代基本合乎史实、合乎逻辑，对人物的刻画比较丰满、充实。综观全书，不仅仅是比较翔实地了解毛泽东家人及毛泽东生长环境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也将是一部研究中共发展历程的既有史料价值又兼具文学可读性的不可多得的作品。

编者

2012年5月



毛泽东家事风云

(1887—1993)

〔前言〕
3



目录

Contents

1 序 曲

动乱之年 大厦将倾少擎臂
多事之秋 巨舰迷航舵手危

6 第一章

兄弟分家 二门高风下迁上屋场
后生主事 三伢喜降迎来小太阳

24 第二章

灾年遇暴敛 幼子投亲认干娘
当田还无奈 壮父从军离故乡

40 第三章

三年两地讯隔绝 劣绅幸灾乐祸
退伍还乡设家宴 毛家吐气扬眉

52 第四章

务农经商 小买卖做成大文章
读书记账 老先生错赶小学郎

62 第五章

“省先生” 二年三易师
“百日男” 喜订娃娃亲

77 第六章

抗命拒婚 父子矛盾篙飞舞
谈娶论嫁 婆媳同心泪飘零

91 第七章

情冷家暖 红颜薄命死无怨
心惭意坚 倔男辞父出乡关

102 第八章

东台山上 四顾湘乡天地小
长沙城外 放眼寒江去处茫

117 第九章

投军报国 希望而来失望去
离校自读 书山学海任遨游

129 第十章

名师海徒 谈文论世求出路
乱兵劫道 暑假探母冒险归

143 第十一章

兴家置业 上屋场上建新居
请纓护校 猴子石下俘溃军

158 第十二章

行期推延 勤工俭学滞北京
古都春晓 天外异国传雷声

173 第十三章

长沙求医 病转绝症难治愈
上海别友 主事易人无处归

187 第十四章

湘江评论 倒海翻江掀巨澜
祭母悼文 忍悲吞泪诵高风

201 第十五章

率团驱张二进京 遇恩师病故
哭慈母再哭严君 恨未报双亲

218 第十六章

京沪归来 东受聘任校主事
返家侍母 菊咬牙做童养媳

234 第十七章

围炉夜话 兄弟共谋前程事
抛家舍业 姑嫂同聚在省城

246 第十八章

主事辞职 九哥发怒清水塘
校务易岗 临别伙夫话衷肠

258 第十九章

春华秋实 罢工胜利喜添儿一个
夜寒霜冷 躲避通缉恨辞月半轮

272 第二十章

兄弟三分 生死不明音信断
姑嫂四散 天各一方家难圆

285 第二十一章

国共合作 跨党任职接家眷
政见不一 告病请假回韶山

302 第二十二章

山村播火 家乡建党闹平粜
秋水兴怀 徒步千里量湘南

315 第二十三章

痴情传爱 真母女“逼婚”下羊城
魔窟赤侣 假夫妻“同居”斗浦江

342 第二十四章

沪穗政变 各路精英会武汉
存亡关头 领命揭竿辞板仓



序

动乱之年 大厦将倾少擎臂

曲

多事之秋 巨舰迷航舵手危

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北纬39.4度、东经181.1度的地区发生了空前绝后的大地震。瞬息之间，320平方公里的地面上一片废墟，24万个沉睡中的生命来不及呻吟就惊骇而去。另有16.4万多人被重重叠叠的塌陷废墟压在下面，轻者腿断肢残，重者魂飞魄散。

对于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有关部门未能预报，某些震前征兆也被忽略，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灭顶之灾。强烈的余震波及100公里外的共和国首都，瓢泼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被雷霆惊醒的首都居民虽然也有震感，也意识到灾害的不同寻常，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天翻地覆。如果不是从塌陷区里逃出来的三个生命，乘坐吉普车冒死去首都报信，共和国的高层人士还都蒙在鼓里。

远在天塌地陷之前，这个自我封闭的国家正在经历长达10年的政治动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一批年逾古稀的领导人相继辞世。一连串的打击让共和国公民措手不及，他们的眼泪往往还没擦干，新的不幸又接踵而来。这一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幸？民间把它归咎于农历的丙辰年，就是旧历法中所指的“龙年”。“龙”是整个民族的图腾，也是这个世界人口大国的精神象征。每遇龙年，那个谁都没见过的怪物都要折腾一番，它不是主“吉”就是主“凶”，有些还是“吉”则大“吉”、“凶”则特“凶”。这么多的领导人相继去世，加上“轮船沉底、火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和这场大地震，看来这个“龙年”又是一个“凶年”了。

天塌了，地陷了，人死了……“凶兆”一个接一个出现，“凶年”还会凶到什



(1887—1927)

毛泽东家事风云

「上」
卷
2

么程度？人们都希望到此为止。然而，那个怪物还不罢休，还要继续折腾下去。

已经发生地震的土地，不过是共和国领土的三万分之一。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共和国的疆域，“龙年”还能再折腾到哪里去？大地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要把共和国的“大天”折腾下来。与960万平方公里土地遥遥相对的那片蓝天，并不是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天，首都红墙内那位高龄的政治巨人，才是国人心目中和事实上的大天。地震灾难之后，共和国又将面临塌天巨祸：巨人将殁，大天将倾！

强烈的蓝光闪过之后，首都的建筑物也在倾盆大雨中摇晃起来。许多人没把摇晃与地震联系起来，红墙内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发生了大地震，更没把正在发生的余震当作地震。当余震的摇晃再度来临时，他们只是出于本能的考虑，把处于重病的巨人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建筑物中。

这个南北狭长并被湖水占去大半的院子，过去是封建王朝皇宫的西苑，房屋都是百十年前或几百年前的古旧建筑。看起来金碧辉煌很有民族特色和文化积淀，实际上阴暗潮湿、通风不畅，还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从健康的角度这里并不适于人居，尤其不适于老年人居住。为改善巨人的居住办公条件，此前又在红墙内的黄瓦之中，加盖了两幢钢骨水泥结构的新式建筑，一幢取名为201号楼，一幢取名为202号楼。皇苑中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只有这两幢被后来者冠以干巴巴的数字。当雨越下越大的时候，工作人员才帮助医生护士，把巨人抬上用铝合金改装的活动软床，小心翼翼地推进了202号楼。

共和国的心脏在地震中战栗，共和国的巨舰在风雨中飘摇，83岁高龄的共和国缔造者和领导者，也在经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一辈子没患过大病，也没正式进过医院，就是到了这种时候，他还是拒绝到医院去。202号楼成了他的临时病房，带轮的铝合金软床成了他的活动病床。一个叱咤风云、问鼎天下的政治巨人，就这样被无奈地困在了方寸之地。

几十年里，他一直被一群一流的政治精英拥戴着，同时也被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景仰着。他振臂一呼群起响应，是一面独具特色的时代旗帜，是数亿人口的大国须臾难离的精神偶像。一段历史因他而重写，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命运因他而改变。他仰不愧天，俯不忤地，大能兼善天下，小则独善其身。他离不开人民，人民更不能没有他。一人而系天下之安危，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共和国的最高机密。

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新陈代谢是难以逃脱的自然法则。尽管国人都期望有个例外，善意的愿望总难改变客观的制约，他还是一天天地衰老下去。高大伟岸的身躯再也不能直立，雄壮有力的手臂再也无力挥动，诙谐幽默的谈吐变成

了谁也听不明白的呓语，深邃智慧的大脑在一片片地还原为空白，纵横捭阖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引领历史的伟人风采也随之而去。

住进202号楼的最初日子里，老人的神志还是清醒的。随着心跳示波器上曲线起伏的减弱，他的意识也在逐渐与躯体分离。47年前，他的对手曾高价悬赏过他的头颅；因为一场没有及时治愈的多发病，幸灾乐祸者还在报纸上宣布过他的“暴死”；一个并不同道的朋友，痛心为他写过悼诗；遥控支持反对旧政权的一个国际组织，还公开发表了他撰写的“悼文”，称他“已完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使命”。

那场因信息不畅导致的误会鲜为人知，也可能早被史家遗忘，而现在老人家真的要完成使命、退出舞台了。他已无力与死神抗争，也不能再进行继续革命，更不能问鼎天地、笑傲古今了。只是作为“演习”发动的那场运动还没有结束，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期望还没有实现，整个国家还是乱糟糟的。这种情况下群龙无首，其后果当然不堪设想，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一个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成功的政治家，竟在物色接班人上连连失手，不能不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再培养自以为可靠而成熟的接班人是来不及了。“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忍将夙愿，付于东流。”这首不知出于何人的词句，此刻倒十分符合老人的心境。而他本人那些过去曾被无数作家和崇拜者痴迷的诗句，有些对他则成了最贴切的写照：“别梦依稀咒逝川”，“雄关漫道”始“故园”。“沧桑”“阅尽”“头飞雪”，“狂飙”一曲“下夕烟”。

老人的大脑已不能支配四肢，生命如一根游丝悄然退出本体，意识似一缕夕烟轻轻飘出身外。“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最后的意识将飘向何处？

流水入海，落叶归根，游子回乡。

从生命的起点到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长达83年的轮回。83个春秋中，他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圆满的实现。彻底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千秋功罪任人评说，他完全有时间重温儿时旧梦、饱览故乡风物了。他从起点走到终点，又从终点返回起点，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韶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远古舜帝南巡在此奏过“韶乐”并引来了凤凰。奏过韶乐的山峰被称为韶峰，引来凤凰的地方被称为引凤山，山下的小河被称为韶河。青山绿水一直无人问津，直到明朝中期，才有毛姓先人踏进。

毛姓始祖原居江西吉州，因躲避战乱于元朝至正年间（1341~1368）迁往云南

澜沧卫。明洪武十三年（1380）庚申，毛太华以军功封赏来到湖南，居湘乡北门外的绯紫桥。毛太华与夫人王氏共生了8个儿子，依次起名为清一、清二、清三、清四、清五、清六、清七、清八。夫妇俩来湘时只带来清一和清四，其他6个儿子都留在了云南。

毛家在绯紫桥住了10余年，因添人加口靠封赏难以维持生活，才移居湘潭39郡，在韶山东南入口处附近的铁陂、乌塘、东茅塘等处，开种田地400余亩，全家人才算扎下根来。四代以后，毛姓繁衍为震、鉴、常、深、石羊五房五个分支。常、石羊两房后来迁出韶山，

震房、鉴房、深房继续留了下来。留下的三房都在韶山建筑了祠堂。毛震公祠建在王田坳下，毛鉴公祠建在引凤山下，毛深公祠建在最初来到的铁陂。清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758~1763），所有毛姓共同集资建筑了一座公共的毛氏宗祠。气派的公祠坐落在韶峰下的引凤山下，坐东北而朝西南，



毛震公祠。

“毛氏祖谱”整整齐齐地陈列在里面。

归根的落叶，首先飘向了毛氏宗祠。

穿过粉壁瓦檐的牌坊式外门，登五级台阶进入黑幽幽的祭祀大厅。在散发着古旧木香的木案上，他看到了修订多次的《韶山毛氏祖谱》。这套祖谱创修于乾隆二年（1737），二修于光绪七年（1881），三修于宣统三年（1911），四修于1941年。四修的祖谱共22册4000多页，为线装木刻活字印刷。

清风掀开了发黄的书页。

一个一辈子爱书成癖、手不释卷的人，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阅读机会的，何况还是不肯轻易示人的本姓祖谱？老人年少的时候曾把这里视为圣地，稍长也曾有机会进入，但从未见过传世的祖谱。线装木刻的字体比较大，老人看起来也不费力气。他是属于毛震一支的，在《世系表（竹溪支）》中，他看到了其家族传承延续的清晰记载：1派、2派、3派、4派、5派、6派、7派、8派……他的目光停在了17派上——

毛祖人，配周氏，生子二：长子毛恩农，次子毛恩普。

毛恩普，配刘氏，生子一：毛貽昌。

毛貽昌，配文氏，生子三：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

翻看族谱的老人，就是毛貽昌和文氏的长子毛泽东。

毛泽东是父母的长子、爷爷的长孙、老爷爷的重长孙。在这些故去的祖辈们面前，他永远是个孩子。历经了83个春秋的孩子，也成了魂归故里的老人。

83年的岁月过去了，83年的人生结束了，83个春秋坎坷壮烈，83年的家事历历在目。顺着祖谱记载的提示，他想起了未曾谋面的老爷爷，想起了大半辈子没有直起腰杆的爷爷，想起了对儿女总是付出没有得到回报的父母，想起了跟着自己出生入死血染疆场的弟弟妹妹，想起了为自己、为二弟和三弟作出重大牺牲的妻子和弟媳们，想起了东茅塘的大爷爷、大奶奶、堂叔、堂婶、堂兄、堂弟们，想起了唐家坳的外公、外婆、舅父、舅母、表兄、表嫂们，想起了私塾先生、同窗旧友和冲里冲外的乡亲们……

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一段段难忘的往事、一幅幅久远的画面、一张张记忆的碎片，接二连三，蜂拥而来，连成了一部毛姓家族百年生息的历史长卷。

[清光绪十四年(1887)一十九年(1893)]

第一章

兄弟分家 二门高风下迁上屋场

后生主事 三伢喜降迎来小太阳

这部百年历史的长卷，是从毛祖人那一代人开始的，时间要远溯到清朝光绪的初年。

毛祖人，字四端，乡里人多称之为毛四端，生于清道光三年癸未九月三十（1823年10月30日）。配妻周氏，生于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十月十二（1820年11月14日）。丈夫比妻子小三岁，夫妻俩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毛恩农，次子毛恩普。

毛恩农，字嘉宾，号德臣，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发妻罗氏生了两个女儿后去世，他又续娶了庞氏。庞氏进门后又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毛貽盛、次子毛貽富、三子毛貽经，组成了一个八口人的小家庭。



毛泽东父亲毛貽昌。

毛恩普，字寅宾，号翼臣，生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四月廿七（1846年5月22日），娶妻刘氏与其同岁。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毛貽昌，字顺生，号良弼，组成的是一个五口人的小家庭。

兄弟两个的小家庭，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这就是毛四端家庭的所有成员，两个儿子、四个孙子、五个孙女。老家长领导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就像一个高明的舵手，划着家庭的航船，躲过一个又一个险滩巨浪，使之历经了大清的道光、

同治、光绪三朝。大儿子两次娶妻，大家庭没有解体，二儿子结婚成家，大家庭依然维持着十几口人的大锅饭。到了光绪中叶，这个家庭又经历了几次大的变故。

光绪二年丙子五月初十（1876年6月1日），女主人周氏在55岁去世，把整个家庭扔给了毛祖人；清光绪十年四月廿六（1884年5月20日），毛恩普的妻子刘氏在38岁早逝，抛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毛恩普在父亲毛祖人的策划下匆匆将两个女儿嫁人，又在第二年（1885）让未成年的长孙毛貽昌完婚。

生于同治九年九月初七（1870年10月1日）的毛貽昌，结婚时尚不满15岁，发育迟缓的身子瘦小单薄，无论从身材上和心理上都还是一个大孩子，比他大3岁的新娘文七妹（文素勤）却成熟丰满光彩照人。新娘比新郎长得漂亮，文家的家境比毛家好得多，若用世俗的眼光看，这是一桩并不般配的婚姻。这桩婚姻奠定了韶山冲毛家走进中国近代历史门槛的基础，也为一部永远书写不完的历史开启了素材丰富的源泉。



毛泽东母亲文素勤。

婚姻的初期并没有表现出么子特别之处，新娘的宽厚不自觉地助长了新郎的任性，险些使一个很有造就的男人步入歧途。特别是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之后，老家长毛祖人痛感大家庭的诸多弊端，决心让他们自立门户。几十年的大锅饭吃出了集体意识，人人都体验到了大家庭的幸福与温暖。家务事由毛恩农的妻子庞氏和长孙媳妇文七妹共同操办，田地里的粗活重活由毛恩农、毛恩普老兄弟俩张罗，家庭的重大事情由老家长毛祖人拍板做主。各尽所能各司其责，都有责任又都不负责任。最为清闲的就是毛貽昌、毛貽盛、毛貽富、毛貽经这些第三代了，他们背靠大树好乘凉，家里的大事小情不用操心插手，想去哪玩就去哪玩。毛貽昌虽已成家，因为没有立业的压力，也常与他们混在一起。他也到私塾读过书，读了两年读不下去就自动停学了，只会念念《三字经》，《百家姓》也认不全，更不用说“子曰”“诗云”舞文弄墨了。

老家长不认一个字，一辈子也没走出过韶山冲，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和人生感悟，让他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目光也由眼前的一日三餐转到了长远性的持续发展上。从他记事以来的道光年间算起，冲里被皇封的参将、把总、千总、总兵、提督、守备、守府、外委、巡检、都司等官员，大大小小的也有二三十个。这些人都是出身行伍的军功人员，也有几个是读书读出来的，堂兄毛祖基的两个孙子就一个中了秀才，一个正在北京的国子监读书。国子监是大清王朝级别最高



的学府，从国子监里出来的读书人，官不一定当得多大，世面肯定见得多。见了世面的人还会回到稻田地里来吗？几十年的统一领导非但没使家庭致富，反让大锅饭养出了两代懒人。两个儿子像扶不起来的阿斗，四个孙子一个比一个贪玩。毛貽昌和毛貽盛是已经成家和将要成家的人，他们都不是读书的材料，再送学堂也晚了，只能一辈子守着田地过日子。守着田地过日子的人不知道冬闲夏忙，不知道春种秋收，不知道操庄稼禾苗的心，连守着田地过日子的能耐都没有，还算么子庄稼人？大锅饭如果继续吃下去，几代人辛苦置下的家业，非葬送在他们手里不可。

按照通常的规矩，兄弟俩分家各得一半。老大家人口多，分了一半当然没有大锅饭合算，反对当在情理之中。老二家人口少，刘氏在四年前就因病去世了，虽然在三年前儿子又娶了媳妇文七妹，算起来也只有三个人。三个人能分一半的家产还不合算吗？他们为什么子也要反对呢？

文七妹是湘乡县凤音四都唐家坳文家的小女儿，比丈夫毛貽昌大了3岁。文家的日子过得也比毛家好得多，他们之所以要与毛家结亲，主要是看中了韶山冲里的一块好坟地。唐家坳与韶山冲隔着一座山，好坟地外地人不容易买走，要到手就必须近处结门亲，以亲戚的名义说合最有利。考虑到事成后要常来上坟烧纸，祭祀的时候也需要有个歇脚的地方，几种因素综合起来，寻来寻去就寻到了毛貽昌。

文七妹的爷爷、奶奶葬在了韶山冲，文七妹也嫁给了毛貽昌。小夫妻俩结婚已经三年，生过一个儿子半岁时不幸夭折了。为了让生育经验丰富的庞氏给文七妹以更为方便的指导，也为了未来的孩子生活在大家庭的欢乐中，无论是毛恩普还是文七妹，对那一半的家产都不是十分看重。老家长似乎还没想到这个层次，分家的事情也就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光绪十四年（1888）春节后，眼看正月又要过去了，很快又该春耕整地准备育秧了。田里的农活一忙起来，分家的事情又要向后拖，一拖可能又是一年。老家长又把全家人召到一起，刚说分家就又遭到了异口同声的反对，他们说户大人多不浪费粮食，抢收抢种也好集中劳力，男主外、女主内、伢崽有人照顾，忙时三餐、闲时两饭，就这样过下去蛮好的嘛。老家长说蛮好个屁，再这样混下去吃屎也赶不上热的。韶山冲这地方三水六山一分田，以后有本事的人也越来越多，有本事的吃不了，没本事的吃不饱，多少人在一个山沟里混饭吃，还不争得你死我活？前20多年全家添了七口人，再过10年孙子辈的四个人都要讨堂客、生伢子，得添多少人口？添人就要添吃添穿，吃穿都要从田里出，现在靠这些田还能养活，以后还能吗？

老家长说得实实在在，儿孙们再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分家首先要涉及家庭财产的分割，主要的财产就是房屋和田地。房屋有两处，一处是全家人现在居住的东茅塘，出山比较方便。另一处在东北八里多地的上屋场，那里是韶山冲的中心地

带，离毛氏宗祠较近，出山自然也要远一些。田地共有32亩，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东茅塘附近17亩，上屋场附近15亩。

东茅塘房大田多水田少，17亩没有15亩的产量高。上屋场田少地好房屋差，出山进山不方便，优劣互补基本上还是公平的。根据一分为二的原则，东茅塘的大屋加上附近的田地为一份，上屋场的破屋加上附近的田地为另一份。老家长此前多次公开过这个方案，老兄弟俩都无异议，有异议的是谁去上屋场，谁留东茅塘。

没等兄弟俩商定，年龄最小的毛贻富和毛贻经就抢先表态，说他们坚决不去上屋场。每年农忙的时候，老大都带着孩子在那里住，直到秋收结束后才回来，他们早就厌恶那里的环境了。再说老大家人口多，上屋场的五间半草房根本住不下。老二父子俩内心里也不愿去上屋场。一是故土难离，二是毛贻昌离不开朝夕相处的堂弟们，三是一家三口势单力薄担心受欺负，四是他们还没有孩子。老屋的风水不错，上屋场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是留下好了。

兄弟俩都不愿去上屋场，老家长只能靠抓阄裁决了。两个大小不一样的铜钱分别放在两个完全一样的竹筒里，大一些的铜钱代表东茅塘，小一些的铜钱代表上屋场。老家长当着两个儿子的面演示了一遍，走进内室重新装好后又放到木桌上。兄弟俩盯着竹筒看了一会儿，互相谦让着让对方先抓。老二抓个竹筒倒出来一看是大铜钱，站在一边的毛贻昌和文七妹都松了一口气。老大一看东茅塘被二弟抓走，就傻了似的再也不抓了。首先是庞氏埋怨不该分家，接着是毛贻富、毛贻经放声大哭。毛贻盛则跪在爷爷面前，说自己快讨堂客了，上屋场的老屋那么少，讨了堂客也没地方住。老二觉得老大比自己的实际困难多，又把抓到的大铜钱丢进竹筒要再抓一次。老家长又把竹筒掩藏在长袍下鼓捣了一会儿，这次是老大先抓的，结果又是一个小铜钱，老家长宣告抓阄有效。

毛恩农想方设法不愿走，毛恩普就动了恻隐之心，要代替哥哥一家下迁上屋场。文七妹也同意公公的意见，认为那里离爷爷的坟更近，祭奠也会更方便。三个人中只有毛贻昌不同意，但他左右不了父亲和妻子，只能软缠硬泡地拖延时间。

按照老家长的要求，搬家只给三天准备时间，两天收拾东西，一天向左邻右舍告别。上屋场的邻居家里有上年打下的一部分粮食，是寄存在那里以备每年农忙时食用之需的，东茅塘分得的粮食暂时吃不着，还可以留在这里以后再搬。三个人的衣物本来就不多，棉袄棉裤都还穿在身上，换季的单衣和被褥两竹筐就装下了。家具倒是有一些，大部分是文七妹结婚时娘家陪送的，主要的有梳妆台、折衣柜、长睡椅、木柜、方桌、板凳、木水桶。最难搬运的是小夫妻俩的一个架子床，有意拖延的毛贻昌睡在床上不动身，致使文七妹无法收拾东西。三天期限过去了，老家长怒气冲冲地掂着拐棍走进来，质问为么子还不走，毛贻昌说天上正下小雪呢。